

林玟·阿沐·古沙 著



黑霧

一部反映國際黑社會組織的長篇小說



海天出版社



2 033 7892 3



00126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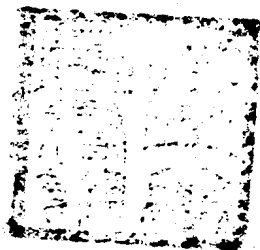
黑 霧

林玖·阿沐·古沙 著

海 天 出 版 社

中国·深圳

一九八九年九月



责任编辑：周建生

装帧设计：陈士修

黑 雾

林 玖 · 阿 沐 · 古 沙 著

海 天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重 庆 印 制 二 厂 印 刷

开本 $787 \times 1092 \frac{1}{32}$ * 印张23 字数480000

1989年9月第一版 1989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0

· ISBN 7—80542—124—2/I · 25

定价：7.80(上 下 册)

主要人物

里奥·默 男，1951年生人。ZS公司董事局实际主席，黑社会集团头子。

约翰孙 男，1943年生人。里奥·默的朋友与助手，ZS公司的“灵魂”式人物。

大卫·杰斯特 男，1945年生人。OWi公司董事长，黑社会中“教父”式的人物。

依莎贝拉 里奥·默之母，钻石大王，ZS公司的董事局现任主席。

钟士连 男，五十多岁。ZS公司的元老、功臣之一，董事，后为泰国兴隆贸易公司董事长。

祁威 男，五十多岁。ZS公司董事局副主席，古董专家。

吕一鹏 男，三十多岁。ZS公司职员，文物专家。

哈斯本 男，五十多岁。“美丽的星期三”号货轮船长。

黛丽达 女，1956年生人。黑社会中女强人，卖淫团伙的首领。

彭亚镇 男，五十多岁。里奥·默狱中的朋友，香港黑社会中的大阿哥式人物。

丽茜娜 女，二十多岁。里奥·默的秘书和情妇。

欧苏拉 男，五十多岁。黑社会组织“绿玫瑰”的头子。

赵晓 男，三十多岁。中国人，国际刑警。

长谷川 男，三十多岁。日本人，国际刑警。

第一章 神秘的逃亡者

整个世界像一副纸牌，你要想自己手里的牌好，便不能只靠运气。

——里奥·默

一九八七年，初夏。

比利时，安特卫普市郊外。

这是一栋考究的花园洋房，绿树之中，一栋两层的贴了浅蓝色马赛克磁砖面的小洋楼在闪闪发光。房前，绿草如茵。塑胶铺地的网球场和碧水荡漾的鹅蛋形游泳池中，看不见一个人影。夕阳的余晖，在梧桐树宽大的叶尖上镀了一层淡淡的金色，使这远离了十丈红尘的地方更加静谧了。

突然，二楼书房中传出一声狂怒的吼声来，使得小楼门口穿着黑色制服的侍者身子一震。

“不错，天下，最笨的就是中国人。可是，我就是个中国人！”这吼叫，几乎是声嘶力竭了。

然后，便是一个女人“嘤嘤”的哭声了。

楼下，是一间足有八百英尺的豪华客厅，陈设奢侈得近乎铺张。居里侧，是一张硕大的原色红木雕花嵌金云纹长桌，周围，放了十八把高背全放式的德国造大班椅。客厅周围，是一圈意大利出产的小牛皮沙发，一码的浅棕色。墙上，两米以下部分是起棱的榎木护墙板，上面，贴的是湖蓝色的塑料编织壁纸。天花板上，一盏九十六个头的花枝吊灯垂在厅顶的中央。地板上，铺

了双层的地毯，下面一层是深绿色的，上面一层则是纯白，绒毛很长，便是一对十二磅重的哑铃从桌上滚下来，也不会发出丝毫声响。

此时，十六把靠背大班椅上，愁眉苦脸地坐了十六个衣冠楚楚的人，一个个默不出声，楚囚相对。对楼上发出来的狂吼，谁也不敢动一动。一切都是死一般地沉寂，唯有屋角那只一人多高的落地式法国座钟发出有节奏的声响，证明着这世界的存在。

ZS 集团公司董事局代主席皮埃尔·唐泽已经整整发了一下午脾气了。自从三年前里奥父子因走私时价一百六十六万港币的大麻和大麻精在香港启德机场被捕后，ZS 集团公司便一直在这位暴戾恣睢的唐泽先生铁腕控制之下了，就连风云一时的女强人依莎贝拉也对他战战兢兢，其他的人，更是只有胆战心惊地过日子，生恐触犯了这位地下王国的“皇帝”。

里奥父子被捕后，ZS 集团公司一直在走下坡路。三年时间，事故迭出，公司的总资产已从十六亿美元狂跌到了不足四亿。三天前，巴基斯坦分公司总经理哈迈，安排了十五个马仔将五百六十公斤黄金乘坐纳姆公司的班机飞去拉班尔品地，以期从那里进八“金新月”地带换取毒品的时候，竟然因一点小小的意外而全军覆没，十五个人全部落网，损失近千万美元。总经理哈迈知道唐泽的脾气，留下一封长信，求唐泽看在他为 ZS 公司服务二十年的份上，不要为难他的家属。然后，便吞金自尽了。唐泽知道后，一肚子火没处撒。昨天夜里，他拿着那支大号的雷诺手枪，向游泳池里一连打了一百多枪，这股火才算稍稍发泄了一点点。

楼上，六十四岁的唐泽发了整整一下午火，已经有些累了。疲倦，使他的呼吸变得平缓。他含着一种大势已去的绝望，乏力地坐在宽大的特制鹅绒沙发里，闭上了眼。

这种时候，谁敢再多说一句话？

十六个人，都在盼着一个人：约翰孙。只有在约翰孙面前，唐泽才能稍稍收敛一点儿。

大钟闷然地敲到第五下的时候，一辆黑色的皇家级劳斯莱斯房车无声无息地开到了门口，停下了。

正是约翰孙。

他带来了更坏的消息。

再有三个月，董事局的主席里奥·XG便要刑满了^①。上回的贩毒罪，里奥主席的儿子里奥·默揽下了全部罪责，被判服刑十六年，而他父亲，则只被判了四年零六个月。唐泽不知道该如何向董事局主席交待眼前的这一切。半年前，他还强振作精神，打算拼命一搏，想不到，又失败了。设在曼谷、里昂、纽约的几个分公司连连失利。损失达几亿美金。设在法国马赛和意大利热那亚的两个分公司本来一直认为是万无一失的，想不到竟被国际刑警组织来了个连根刨，连分公司也被取缔了。上个礼拜，从“金新月”地带运出的一千九百五十公斤“999”牌吗啡和四千六百磅生鸦片，刚从“金新月”地带的兰迪·高图镇运出来，便被巴基斯坦政府查获了，涉嫌人共达六十七人，一体收监，不准保释其中，还包括了他和依莎贝拉唯一的儿子。

他觉出这座大厦在崩溃，终于灰心了。里奥·XG出狱的日期，仿佛就是他的大限。

往事，电影般地在眼前流过……

四十年前，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欧洲几十家服纸同时登载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被誉为“欧洲公主”的希腊富商之女依莎贝拉，嫁给了一个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唐泽。

依莎贝拉当时才十六岁，便以美貌著称于世了。她的血管

^① 香港法律，服刑的人服刑期限中应扣除公共假期。故判一年刑的只需服刑八个多月。

里，有着雅利安人、盎格鲁人、高卢人和希腊人的血统。金色的头发，湛蓝色的眼睛，奶一样的皮肤，窈窕的身材，几乎可以说集中了世界女人的优点。更何况，她的父亲还是一位身价千万的大珠宝商！

所以，她的婚事不但成了人们热衷的话题，也成了一个谜。

这个谜，直到十几年后她父亲去世时才揭开。

原来，她父亲真正的身份是一个秘密的军火商。大战中，他靠着秘密向纳粹德国提供军火而发了横财。

当时，唐泽是美国驻柏林占领军的一名少尉军官。和富商之女的联姻，使这个不名一文的丘八一夜之间成了举世瞩目的风云人物。

唐泽的叔父，则是占领军的一名少校军需官。直到一个舞会之后的夜里，依莎贝拉为了父亲，委身于这位比她大了近三十岁的少校之后，悬在她父亲头上的阴影才最后被抹去。

男人的欲望和多心总是并存的。当唐泽发现了妻子同叔父的暧昧关系后，气昏了头，竟跑去找叔父算帐。结果，恼羞成怒的叔父用手枪顶住他的胸口，威胁他要按军法将他治罪，他这才让了步。回到家，他想找妻子算帐。结果，妻子已经不见了。

她跟着她真正的心上人里奥·XG——远洋船上的一个年轻的大副，远走高飞去了美国。

于是，一夜之间，他又成了一个一名不文的穷光蛋。

三年后，唐泽便退出了军界，娶了意大利的破落贵族家的一位千金小姐，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定了居。在那里，他认识了大卫·J——一位犹太人和缅甸人的私生子。靠了大卫·J的精明，他们合开了一个小酒吧，几年中发了一笔小财。四十岁上，他便再无别求，只想安安静静过几天清闲日子算了。

这时候，大卫·J因参与了南非钻石走私的事，被警方抓了起来。美满的日子，一下子又被打破了。警方查封了酒吧，所有

资产加起来，刚刚够交罚款的。大卫·J的事，唐泽也有参与。为怕牵涉进去，他四处借贷，打点一应办案人员，总算保住了大卫的一条命。大卫经审判，只判了十年刑。

这时候，依莎贝拉给了他一百万美元和一个已经十八岁的儿子。同时提出同他正式离婚。

他甚至已经忘了她的存在。

尔后，依莎贝拉写信给他，让他不惜代价，把大卫搞出来。他犹豫再三，把信烧掉了。

然后，他跑到了南美洲，躲了起来。

一去，又是十年。

十年中，他靠经营妓院、赌场，搞走私，成了一个亿万富翁。

一九七二年，大卫出狱后，唐泽怕大卫报复他，主动汇去了一百万美元。想不到，半年后，这笔钱又退了回来。

他开始担心。他知道，大卫也是依莎贝拉的情人之一——依莎贝拉那不可遏制的情欲使她有了不下十个情人。她汇来的那一百万，便是让他去赎大卫的。想必，她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了大卫。

他狠了狠心，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给大卫，尽诉苦衷，汇款的数字也从一百万增加到了五百万美元，外加一套设在美国密执安湖畔的别墅。半个月后，信和款又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

一个月后，他的卧房中被人安放了一枚微型炸弹。一声巨响，他那位意大利的夫人血肉模糊地飞上了天。

偏巧，那一晚他在一个舞女的房中过夜，没回家。

三天后，他的汽车又被人放了炸弹，价值十几万美金的劳斯莱斯顿时变成了一堆废铁，他唯一的女儿做了他的替死鬼。

他变得惶惶不可终日。万般无奈，只好求依莎贝拉帮忙，答应只要大卫不计前嫌，他愿付出一千万美金。回信等了三个月，只等到一句话：“我们也和大卫闹翻了。”

这一年的圣诞节，他的腿上挨了一枪。

他知道大卫的为人，不把自己置于死地，他绝不会罢休。

于是，他变卖了所有的家产，遣散了所有的人，带着儿子，跑到美国，投到了里奥·XG的门下。看在儿子的份上，依莎贝拉向里奥求情，里奥·XG终于答应了收留他。

在里奥身边，他总算躲过了大卫的追袭。

他拿出了全部资产，投到了ZS集团公司中去。当时，ZS集团公司正需要用钱。同时，他还把全部的心血和希望，也都投到了公司的事业之中。十几年功夫，ZS公司像吹气球一样，成了一个中型的跨国公司。设在世界各地的大小子公司，足有几百家。仅雇员，就有几万人。

见到里奥·XG第一眼，唐泽便服气了。

他自愧弗如。

无论从哪方面比，里奥·XG都比他强出了十倍、百倍。

里奥·XG也是个混血儿，身上有二分之一的中国血统。

唐泽佩服里奥的精明与果断。里奥只大了他两岁，可在他心目中，里奥却是个父辈似的人物。在里奥面前，他心悦诚服，死心踏地。也正因了这个缘故，十几年来，里奥一直把他同约翰孙一并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里奥被捕后，他曾让律师特意转达他的意思：ZS集团公司的日常工作，责成依莎贝拉、唐泽、约翰孙三个人共同负责。

可是，唐泽除了里奥外，又何曾把别的人放在眼里？

他去监狱见了里奥，主动提出：由三个人负责，也应有一个入牵头。依莎贝拉是个女人，约翰孙又是外人，他不放心。里奥沉思再三，终于签署了由唐泽代理董事局主席一职的授权书。

想不到，只三年的功夫，ZS公司便走上了穷途末路。他想不出，究竟是这世界变了，还是自己老了。

或者说，都是。

这几年，世界上的事真是变幻莫测了。他第一次觉出了力不从心，以至有了一种老去的悲哀。

令人恼恨的是，依莎贝拉依旧是那么年轻，风韵犹存。她已经五十六岁了，但是，任何人见了，即使用挑剔的眼光去看，也不会认为她超过了四十岁。举手投足，甚至尚存一丝少女的天真。

自从里奥父子被捕后，唐泽才发觉，自己的内心深处，仍然有着一股对依莎贝拉的痴情。

他绝不缺少女人。四十年来，和他睡过觉的女人究竟有多少，他根本说不清了。开始，他还能依稀记出那些女人的模样，叫出她们的名字。后来，一切都乱成了一团。岁数越大，他的品味越高。尤其这几年，他只要名演员、名歌星陪他，或者是从没开过“芭”的黄花姑娘，其他的，一律看不入眼。然而，他唯一无法征服的，便是自己的第一个妻子。三年了，他求过她无数次，可是，她一次也不答应他。

他愤怒：她有那么多情人，为什么不能再增加一个？

其他方面，她在他面前是百依百顺的，从不反对他，任他有所欲为。然而一提到上床，她死也不从。他并非垂涎她的肉体；五十六岁的女人，便是再打扮得年轻，也是太老了。他想征服她，像一心想称雄的霸主，去收服最后一个岛屿一般耿耿于怀。

忍气吞声的依莎贝拉，却以死相威胁，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他下跪、哀求，让她看在昔日夫妻的份上，给他一次机会，只有一次。然而，她只是哭。

女人的暮年，往往是这般的充满了悲哀。想当年，她不啻是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嬉笑自若地把许许多多名声显赫的人物玩弄于股掌之间。然而，曾几何时，她变得像根纤草一样弱不禁风了。

方才，依莎贝拉提出要去香港看望丈夫——两周前，她获悉里奥·XG因糖尿病发作住进了医院。可是，唐泽不让她去，怕

她把公司的情况告诉里奥。后来，约翰孙去了，一转眼，去了十几天，也是没一点消息。她沉不住气了，又一次提出。于是，便成了唐泽的出气筒，惹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他一直以为，依莎贝拉所以看不起他，只因为他有着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他不知道，里奥·XG和他一样，也是个中国的混血儿。

预定三点钟召开的董事会，已经拖后了两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里，没有人说过一句话。

约翰孙急匆匆地走进了客厅。

十六个人立时齐齐地站了起来。肃穆之中，含着发自内心的崇敬。约翰孙咬咬嘴唇，低沉地宣布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

“里奥·XG先生，于昨日凌晨二时，在香港伊里莎白医院逝世了。”

十六个人木然地垂下了头。

约翰孙听到了楼上“嚤嚤”的哭声，眯起眼向众人一扫，微微点了一下头，便匆匆地向楼上走去。

与此同时，一位风尘仆仆的中年男子，背着一只破旧的行囊，坐在一辆专为港口拉货的卡车上，正穿过斯凯尔特河的河底隧道。他的身边，坐着一个眼窝深陷的老人。一小时前，他们刚从北海港口的一只货轮下来，讨价还价了半天，这辆货车司机才答应带他们一程。

两个人上车的时候，对视了一下。

这位贪得无厌的年轻司机，只因为十个美元，便失掉了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

他不知道，那位穿着旧西装的老年人便是名动欧亚的考古专家、ZS集团公司董事局的董事恩斯特·祁威。他的家财若是

买这样的大车，可以买一万辆。

当然，他更不知道那个中年人的身份了。在他眼中，这两个人不过是来自亚洲的偷渡客罢了。

确实，这十美元已是他们两个人身上最后一点钱了。

卡车开出城后，走了不到五公里，司机便再也不肯前进一步了。前面，到“玫瑰山庄”，还有七公里。空落的公路上，已经看不到一个人了。

祁威苦笑了一下，记住了那辆卡车的车号。然后，两个人便默默地走了起来。

当他们走近“玫瑰山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下来。

中年人穿了一身牛仔装，皱巴巴的，粘满了油渍。当祁威按响了门铃的时候，他从破行囊中摸出一顶揉得抹布一般的鸭舌帽，戴到了头上。帽沿压得很低，看不到他的眼睛。一张棱角分明的下巴藏在帽沿的阴影后面，使他无形中多了一分神秘的色彩。

侍者开了铁门上的小窗，警惕地向外看了一眼，又慌忙关上了。跟着，门旁的对讲机响了：

“先生，你们找谁？”

“哈里，我是祁威！”慈祥的回答，充满了归来的喜悦。

小窗又打开了，一双机敏的眼睛认真地望了一阵，问：“您……好么？”

这是阴语，担心来者是化了妆的，或着是被胁迫着。

“谢了。有祖先在默默地鼓励我们，一切都好。”他熟络地回答着隐语。

小窗关上了。同时，电动的铁门无声无息地打开了。

侍者哈里惊奇地看着祁威，不知道他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

他没注意跟在祁威身后的那个戴鸭舌帽的人，只以为那是一个临时请来的保镖——那人身材魁梧，像一棵海岸边上的棕

桐树。

他们没有走进客厅，而是从客厅旁的一条走廊直接上了二楼。

楼上，接到了里奥·XG 死讯的唐泽仍陷在极度的悲哀之中。连流下来的老泪，也已经干枯。

那泪水是发自内心的。他同里奥，毕竟有了十几年的交情，共同经历了无数的忧患与欢乐。那泪水中，还包含了一种兔死狐悲的委屈。

依莎贝拉却无比的镇静，一滴泪也未落，似乎早已料到了这一天。她的脸色惨白，嘴角上露出一丝刚毅的神情，使人能够依稀看到当年这位女强人的风貌。女强人与女人的最大区别，便是她的冷静和镇定。她已经经历了无数打击，知道在这样的時候应当做什么，应当怎样做。

约翰孙的脸色很难看。他是个瘦高个，才四十四岁，已经跟了里奥近三十年。对里奥，他有着一种情同父子的真情。三十年前里奥收留他的时候，他只是个跑街头的报贩，终日奔波于美国的第二大城市芝加哥街头。他是个孤儿，颠沛的生活丰富了他，也坚强了他。在芝加哥河口一带，他有着上百个和他一样的小兄弟。他一无所有，一副油腻腻的扑克牌可以说是他的唯一财产。然而，他却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连芝加哥的警察也拿他们没办法。有一次，他的一个小兄弟见芝加哥火车站上一个叫哈里·法兰的大个子警察又在敲诈过路的风尘女子和一个蓬头垢面的乡下人时，气不过，把一个烟头偷偷地丢进了这个警察的衣领里，烫得这个警察哇哇大叫，抽出电棍来追这个小兄弟。追上后，当着街人的面，硬说这孩子是个扒手，一根电棍把他打得死去活来。约翰孙知道后，带了二十多个小兄弟，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把这个警察一砖头打昏，然后扒了个精光，装

进了一条大号麻袋里，丢到了东去的货车上，然后，把他的电棍和枪扔到了警察局的大墙里。这件事，成了轰动一时的笑料。

他和里奥一家的交往，纯出于偶然。

那一年的深秋，天已经很冷了，约翰孙在密执安湖边摸鱼，猛听到一阵呼救声。湖上，一个小黑点在挣扎。他想也没想，便游了过去，水很凉，离那落水者还有十几米远，他的腿便抽筋了但他咬着牙，终于强挺着把那落水的孩子救了上来。

这孩子便是里奥·XG唯一的儿子，那一年，他才六岁。

里奥·XG在密执安湖边有一栋别墅。这一次，是那孩子自己偷偷跑出来，坐了一只用救生圈做成的小船在湖里玩的。想不到，风把小船吹得远离了岸，孩子一急，弄翻了船。幸亏约翰孙奋力搭救，再迟一点儿，便要葬身湖底了。

里奥·XG见到他，漠然地问：“你要多少钱？”

“我不知道你儿子值多少。”他冷冷地回答。

这性格使里奥喜欢。

他拿出一本支票，想了想，又放回去，吩咐管家用一只小箱子装了十万块钱现钞，放到了他的面前。

长这么大，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他深知钱的作用。

可是，他却掉头走掉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的心底已经集聚了一股对所有有钱人的仇恨。

尔后，里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在贫民窟里找到了他。

“你为什么非要找我？证明你有钱？”他梗着脖子，傲然地问。

“我认为需要报答你。因为他是我唯一的儿子。”

“他能值十万块？”

“远远不止这个数。”

“我不要钱！”他倔强地回答，只为了面子，却没一点儿理

由。

“你要什么？”

“你认真的？”

“你长大了就会惊讶我是谁了。”

“那么，你把我的小弟们都收留下来吧。”他出了个难题。

“有多少人？”

“二百八十六个。”

“好吧。明天，你们一起来。”

精明的里奥·XG 一眼便发现了这批孩子的作用。他真的收留了他们。十年后，这些人大多数成了 ZS 集团公司中的骨干。

他同里奥的交情，就这么建立了起来。三十年来，他跟着里奥走南闯北，立下了无数功劳，也学会了一肚子的本领，成了里奥身边的得力助手。

这次去香港，唐泽不让他把公司的实情告诉里奥，他答应了。可是，他一踏上亚洲的土地，便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里奥·XG 的儿子里奥·默，已经在一个月前越狱逃走了。他找到分公司的经理问这件事，那经理含糊了半天告诉他：据高层人士传出的消息说：里奥·默越狱后，已然在拒捕的枪战中饮弹身亡。所以没告诉他，一则因为消息不确实，二则里奥·默与约翰孙乃生死之交，怕冒然告诉他，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会惹出更多的乱子来——ZS 公司目前的状况太惨了，已经经受不住更多的打击。

经过批准，约翰孙见到了病床上的里奥·XG。由于里奥·默越狱的消息，他把公司的实情合盘托出了。他相信里奥·默决不会死。在他的心目中，里奥·XG 是一位父亲，而里奥·默则是一个具有非凡意志的超人。约翰孙忆及自己的平生，认为只做了一件好事，那便是三十年前从密执安湖中救起了这位超

人。

“他，来过了。”里奥·XG用多骨的大手握住了约翰孙的手，喉咙里滚出了几个低浊的字眼儿。

约翰孙心中一阵狂喜。

支撑 ZS 公司这座将倾的大厦，必须有一根刚强的支柱。只要里奥·默在，就有希望。

里奥·XG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总算，我的心血没有白费。祁威……我没看错他。”

约翰孙点点头。

无需多言，他全明白了。

半年来，祁威一直在神秘地活动着，谁也不知道他真正在干什么。原来，是里奥·XG 派他去营救里奥·默。

“那么，ZS 公司的事，可以全部交给他了吧？”约翰孙问。

老人艰难地点点头，许久才说：“唐泽……也是一片好心，你们……别难为他，让他找个地方静养吧。”

约翰孙开了衣兜里藏的微型录音机。

“依莎贝拉，她……”

“她很好，一直想来看你。”

“告诉她，让孩子们去干吧，我们……已经老了。”里奥·XG 艰难地说。

警方人员开始催促约翰孙离去了。临别，约翰孙伏在老人的耳边轻声地问：“那枚巨钻，已经给了……他么？”

“他……一直带在身上。”

立时，约翰孙的眼里放出了奇异的光来。

那是一颗重一百八十克拉的泪型星彩刚玉，极为纯净，有胡桃桃那么大。五十年前在世界钻石交易中心的荷兰阿姆斯特丹交易场中，这颗被命名为“海伦之泪”的钻石的标价，便已经达到一百万美元。它产自西南非洲卡普西北部的“钻石荒漠”。一九一